

##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

□ 马德

生活中,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:即便最要好的朋友,当你突然出人头地,混得超出预期的时候,对方的心里,便会生出难以觉察的不快来。表面上,你们依然好得一塌糊涂,但他心底的嫉妒却暗潮汹涌。对方既希望你好,又不愿你好到遥不可及。这时候,作祟的不是人,而是人性。

就是这么微妙和复杂。两个人,只有在彼此变化不大的时候,关系才纯粹而持久。也就是说,各自一成不变,关系才可以一尘不染。倘若时位移人,看起来,改变的是一人,其实改变的是两个人互视的角度,一方被认为居高临下,另一方被怀疑居心叵测。

或者,也可以这样理解,谁都觉得对方变了脸儿,然后,才彼此都变了味儿。

人性的狭隘,有时候就是这么真实。哪怕是在最坦荡和最宽广的地方,也会陡生狭隘。当然了,这也很好地解释了,这个世界,本质上还是自我的世界。

当你真的混到无可阻挡,所有的人

远远地被落在了后面,他们已经望尘莫及的时候,每个人又会极认真地仰望你,敬畏你,尊重你,而且那么干净,那么挚诚,满含悲悯。唯有这样的时候,才会看到人性明亮的一面:你春风得意,全世界也在为你春风满面。

越是在困境里,越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。因为,你的明亮,不仅会照亮你,也会照亮别人。一副所有人都欠你二百块钱的面相,只会让他人躲得你越来越远。

在痛苦中,看不到你的悲伤;在困厄里,听不到你的哀叹。精神明亮,就是说你的灵魂始终高蹈在生活之上,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笃定的风度,一种喜悦的光彩,一种昂扬的情绪,以及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。

说到底,精神明亮是一种力量。它是刺破人生暗夜的一道闪电,是架在命运高地的一道彩虹,是升腾在灰暗心底的一轮明月。精神明亮,本质上是一种对抗,一种不屈服,一种牙关紧咬的优雅,一种劫波渡尽的从容。

在苦难的日子里,你看不到精神明亮的人低迷、委顿、消沉、黯淡,能看到的只会是高昂、乐观、坚强、豁达,正是这种灵魂的耀眼光辉,逼退了生命中的不幸和悲怆。

这是一种心底的寥廓,秋水长天,容尽万物。当一个人活到这样的心性上,也就没有什么能把他打败了。

每一个人心底都住着一个刚愎自用的自己。生活中,我们可以发现无数个刚愎自用的人,却难以看见自己这一个。原因很简单,人在指摘他人的时候可以居高临下,否定自己的时候却总是装聋作哑。

在他人那里锱铢必较,在自己这里信马由缰,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。

刚愎自用的核心,是一种权力意识和权威意识。具体表现是,不纳谏,不纳谏,自大,独断,专行,以此来压倒众人,威慑众人,征服众人,从而捍卫所谓的尊严。内心越是虚弱的人,越容易刚愎自用。他们像看护自家的院落一样看护着自己,总觉得否定自己,就意味着深宅大院轰隆隆

塌,自己的隐私和隐秘被他人窥见,从而露了馅,怯了场,丢了人。

从这个层面上讲,刚愎自用的人,常常会把自已捂得很紧。与此相伴的,必然是其自身的虚伪和虚荣。虚伪和虚荣像一条绳索的两头,缠绕着他们,也撕扯着他们,让他们欲罢不能。

刚愎自用的人是顽固的。若之后从顽固走向了柔软,未必是看到了真理和真相,而是看清了自我的丑陋和无知。人只有真正照见自己,才会收敛。收敛,换一个说法,就是懂得要脸。

超越见地的自重,一定源于强大的自省。而自省,源于自知。这个世界,最难挽救的是那些处于高位而刚愎自用的人。当然了,若他们什么也不是了,很快也就自知了。

人世间,多少刚愎自用都是被权力惯出来的。只是,成也权力败也权力,曾经有多作威作福,此后就有多黯淡无光。

——摘自《教师博覽》



点 滴

## 浓缩一生

□ 高金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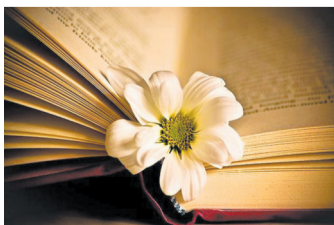
弘一法师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,叫“二一老人”。法师出家前,俗名李叔同。古人有句诗:“一事无成人渐老。”这是一个“一”。清初吴梅村临终写绝命词,有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之句,这是另一个“一”。法师把这两句诗打头的“一”拿来,谓“二一老人”。似是谦逊,实为看破。

弘一法师写下“悲欣交集”,安详圆寂。王阳明写下“此心光明”,溘然长逝。悲离世之苦,欣往生极乐;虽身入昏暗,却此心光明。四个字,浓缩一生。

也有的人,临终前除了浓缩自己的一生,更会给予子孙留下点什么,话不在多。

古时一位贤人临终,子孙请遗训。贤人曰:“无他言,尔等只要学吃亏。”有一位国王,眼见年岁已高,想给予子孙们留下点什么,就决定把这世间的人生智慧整理出来。大臣们整理了长达十多卷的巨著,国王摇摇头:太长了。大臣们于是删减为一本,国王摇摇头:太长了。大臣们于是精编,缩为一章,国王摇摇头:还是长。最后成了一页、一段,国王还是摇头。终于,所有的文字,浓缩成一句话:天上不会掉馅饼。这便是世间所有智慧的集合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## 有些话要大声说出来

□ 张玉明

中国人含蓄内敛,西方人直白张扬,这从中西方的婚礼仪式上可窥一斑。

中国人传统婚礼的仪式,新娘盖着红盖头,由新郎牵着进入婚礼现场。主持大声唱道:“一拜天地,二拜高堂,夫妻对拜,送入洞房。”整个过程,不用新郎新娘说一句话,只需躬身行礼就行了。

中国人的婚礼更注重仪式。

西方人的婚礼则不同。婚礼现场,牧师当着众人问新郎:“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?爱她、忠诚于她,无论她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,直至死亡。你愿意吗?”新郎大声说:“我愿意。”牧师又问新娘:“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?爱他、忠诚于他,无论他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,直至死亡。你愿意吗?”新娘大声说:“我愿意!”

西方人更注重承诺。

我不清楚这两种婚礼仪式,哪一种对婚姻更有益。有人通过比较中西方人的离婚率得出结论,显然是不妥的。地域不同,民族不同,文化不同,信仰不同,婚姻观念也就不同,都会影响离婚率,这种比较的结果不可信。我希望能有这样的一项实验:选择一千对或更多对的结婚男女,将他们随机分成两个组,一组举行中式婚礼,一组举行西式婚礼,若干年后,看哪一组离婚率更高。

中国有句成语叫“一诺千金”,还有一句成语叫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”,说的是人都应信守诺言,说话算数。无论东方和西方,对婚姻来说,信守诺言都很重要。

真心爱一个人,真心觉得那个人好,就大声说出来。说出来,让对方知道,让

双方的家人知道,让婚礼现场的所有嘉宾都知道,让天地和整个世界都知道。在未来的岁月里,大家一起见证你兑现诺言,一起监督你兑现诺言。如此,你才会有一份责任、一份约束、一份压力。如此,婚姻会更加长久稳定。

婚姻如此,做其他事也这样。

我们经常问孩子长大了想干什么?其实就是想诱导他们亲口说出自己的理想,立下一个誓言,好坚定他们一生的追求和信念。学校新学期开学时,都会做这样一件事:让每一个学生走到讲台上,面对全班同学大声说出自己的理想,然后张贴在黑板旁边的墙上。据说这样做效果非常棒,所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明显增强,就连那些一向调皮的学习困难生、行动迟缓的后进生也不例外。

在古罗马帝国,宣誓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仪式。古希腊《雅典政制》也说所有人都要立誓遵守法律,执政官员在就职前必须面对法律宣誓,任何人不得违反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说:“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力量,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。”1912年元旦,孙中山在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,公开向国民宣誓:“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,确定共和,以达革命宗旨,完国民之志愿。”

有些话要大声说出来,说出来,它就成了一句诺言,成了一句誓言。为了践诺,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,比他人更勤奋,也因此更接近成功。我们平淡的人生,会因此而变得五彩缤纷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## 蟋蟀与瀑布

□ 释戒嗔

文苑

茅山有条瀑布,虽然水流并不大,但是因为瀑布的走向有些特色,层层叠叠地分了三层,加上流水和山花相映,情景也算特异,所以附近的施主们都很喜欢这条瀑布,闲暇的时候也会来走走。只是这条瀑布的位置在天明寺山背面,所以平日在天明寺中是完全看不到、听不见这瀑布的样貌和声响的。

但天明寺也不是完全寂静的,除了清脆的钟声四季从不会停息,还有一种生物也是周遭世界里声音的主角。这当然不是戒言,因为戒言比较懂得养生,为了保持能量,平时是不会轻易叫的,只是在吃饭的时候,才兴奋地嚷几下子。

这种嗜好发音的生物便是藏匿在乱石堆和草丛中的蟋蟀,季节到的时候,蟋蟀会不停鸣叫着,不分白天或黑夜。

戒嗔说,蟋蟀会发声的器官是翅膀而不是嗓子。而戒嗔却想,整天一刻不停地扇动着,是不是也很累呢?

前段时间戒嗔去了趟宝光寺,因为时间比较晚,便留在宝光寺住了一晚。宝光寺和天明寺一样都修建在山里,寺的附近有瀑布尤为壮观,一股疾流从山中汇集,然后坠落在附近小水潭中。

第二天一早,戒嗔从床上起来,宝光寺的师兄见了面,笑着问戒嗔,昨天晚上睡得可好。戒嗔苦笑摇头,因为这一夜瀑布的激流声一刻也没有停过,所以戒嗔折腾了很久才入睡。戒嗔把原因告诉宝光寺的师兄,他有些诧异地说,水流声很大吗?为什么我一点没有知觉呢?

如此大的声音,却让宝光寺的师兄没有知觉,这样的回答着实让戒嗔意外,忽然想起来前不久,宝光寺的师兄也曾经在天明寺里住过一晚,戒嗔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。宝光寺的师兄当时说,夜风中,蟋蟀的鸣叫声太大,一直吵闹得无法入睡。

蟋蟀鸣叫从来没有停止过,戒嗔仿佛也没有在意过。瀑布的激流川流不息,只是宝光寺的师兄也没有在意过。

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,都在忽略着身边的人或事呢?也许就是这个理由吧!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